



许开祯
著

打黑



打黑

许开祯
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黑 / 许开祯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0.2

ISBN 978-7-80173-998-8

I. 打… II. 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02670号

打黑

作 者 许开祯
责任编辑 王逸明
策划编辑 许 挺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20 印张 30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98-8
定 价 3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打黑

许开祯
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录

- 第一章 夜总会 / 5
- 第二章 华哥 / 31
- 第三章 霸王肉 / 61
- 第四章 公安局 / 94
- 第五章 滢秋 / 126
- 第六章 黑吃黑 / 156
- 第七章 别叫我黑社会 / 192
- 第八章 肉棍 / 222
- 第九章 看守所 / 251
- 第十章 二姐 / 283
- 后记 / 315

第一章 夜总会

1

江边三号码头上皮哥的人和一群不识相的混混火拼的时候，滢秋她们刚刚上班。滢秋是个坐台小姐，所谓上班就是陪客人，准确说是给男人当三陪。

三号码头是皮哥的地盘，这个城市共有五个码头，明着归政府管，但在皮哥他们的盘子里，码头另有其主。政府管的是明，皮哥他们管的是暗，这个世界上，暗往往比明更有约束力。那帮混混是乡下来的，他们不大懂规矩，不知道在道上混是要拜码头的，他们纠结到一起，就开始在码头上收保护费了。这哪成，他们又不是城管，保护费要是能乱收，这世界岂不乱了套。皮哥的手下一个叫顺三的男人给过他们警告，但那个领头的混混不把顺三放在眼里，他冲顺三做了个鸟姿势，然后口出狂言道：“你算老几啊，有种就让你們老大来跟我谈。”顺三笑笑，这种没大没小的小屁崽子他见得多了，打一场架就以为自己成了黑社会，偷两个包就以为可以闯江湖了，乳臭未干的东西！

第二天，混混们正在码头上吆五喝六的时候，顺三派了二十多个弟兄，冲进码头，还没等混混们反应过来，一顿乱棍就冲他们砸来。混混中的大哥、那个跟顺三胡言乱语过的刀疤脸男人头上美美挨了一棍子，他妈呀一声转过脸来，一看砸他头的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子，恨恨骂了句脏话，掏出刀子就朝毛头小子刺来。毛头小子往后一闪，避开那把锋利的刀子，未等刀疤脸第二刀捅来，他已扔了棍子，从同伴手里抢过砍刀，照准

刀疤脸砍过去，刀疤脸一声惨叫，倒在了码头上。

血就是那个时候渗开的。

一见血，顺三二十多个手下就眼红了，兴奋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刀棍乱舞，拳脚横飞，码头一时成了他们表演的舞台……

明皇夜总会，滢秋她们的包房里也是硝烟弥漫，尽管是风月场，但一点看不出风月的味道，倒像是男人女人在一起，变着法儿糟蹋自己。

滢秋要吐。下午她没吃饭，饿着肚子上班是常有的事，但没想到今天会遇上黄蒲公。这杂种是宣中区新近才暴发起来的地产商，听说仗着有一个在区政府当官的哥哥，在宣中为所欲为，看上哪块地就是哪块地。有个当官的哥哥有啥了不起，奶奶的，本姑娘又不当官，滢秋恨的是这杂种老打她的主意。从第一次给他坐台，他的那双眼就不安分，当天晚上就扔给她一沓票子，要带她去过夜。本姑娘没见过钱还是咋的？滢秋可以给任何人卖，但绝不可以给黄蒲公这种老土瘪沾身子，恶心。一看见他那五短身子，还有被裤带紧紧勒住的母猪一样的肚子，滢秋就要吐。更甭提他那满口齜着的黄牙和嘴里骚烘烘的臭气了。总之，滢秋讨厌这些不把小姐当人的人。“快来一场金融风暴吧，让这些暴发户统统跳楼。”有天晚上滢秋看电视，听说亚洲即将暴发金融危机，滢秋兴奋地冲丽丽她们喊。黄蒲公这杂种，自己得不到，便带来一个区规划局长。这个姓梁的规划局长更不是东西，大变态。大约他自己玩不了女人，竟然出一些不是人出的点子。先是拿啤酒猛灌她们，接着又换金奖白兰地，白兰地的味道还没适应，龟孙子又换了人头马。滢秋最见不得洋人那玩意儿，比喝马尿还难受。梁栋大约也瞅出了她这点，胳膊一甩，非要跟她猜拳。滢秋明知道姓梁的没安好心，但也无奈，在明皇，小姐是不敢跟客人讲条件的，更不能惹客人不开心，谁惹了，非但台费一分不结，还要接受严厉的体罚。体罚的种类很多，但结果都一样，轻者让你哭爹喊娘，下跪求饶，并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重者，你会皮开肉绽，几天下不了床，断条胳膊少条腿的可能也有。没办法，明皇就是明皇，东州一流的夜总会，一流的消费其实就是拿小姐一流的眼泪换来的。客人的乐子有多大，小姐的罪就有多深，这就是明皇公开倡导的经营理念。

一瓶人头马灌下肚，滢秋就要死了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像是有无数匹骏马在驰骋。丽丽见她面无血色，头都抬不起来，悄悄递给她一包药。那药是丽丽认识的一位老中医给的，说是能解酒养胃。谁知道呢，反正干她们这一行，啥都怀疑，又啥都信。有时候胃里难受急了，耗子药都敢喝。滢秋正要就着啤酒往下灌药，姓梁的发话了，这变态居然说：“喝不下去就脱，输一拳脱一件。”

丽丽为帮她，故意兴奋地喊了一声：“好啊，梁哥输了也要脱的。”

丽丽救了她。丽丽这孩子，真是滢秋的小心肝。每次滢秋被客人逼到绝路，她总是挺身而出。姓梁的看一眼丽丽，大约丽丽那张稚气未褪的脸激起了他另一股情欲，他放开滢秋，跟丽丽猜起拳来。跟当官的猜拳，就跟黄鼠狼玩拜年一样，他是套子，你永远是猎物，听说那些小屁官见了大官，也一样输得老婆都不剩。丽丽自然惨败，不出五分钟，丽丽就被他们扒得只剩一条三角短裤了。包房里发出阵阵淫笑。好在丽丽早就把这不当回事了，就算把三角裤扒了，也一样大大方方坐在狼堆里吃肉。接下来是凤，也是一个才出道的女孩子，年纪还比丽丽小一点，一对小奶子还没来得及发育好，就让这些肮脏的大手捏得变了形。如果只是脱，滢秋也能忍受，不至于中途跑出来。可恨的是，梁变态喝到中间，忽然就拿起啤酒瓶，要往丽丽身子底下捅。丽丽大声呼救，滢秋一把夺过了酒瓶：“能喝就喝，不能喝走人！”滢秋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突然就冒出这么一句。这下她闯祸了，梁变态色眼一瞪，不说话了。滢秋还在愣怔，一个巴掌甩过来，是黄蒲公打的。

“婊子，敢对梁哥无礼！”

滢秋让一个嘴巴扇醒了，忙端起酒杯，给姓梁的赔不是。但是姓梁的再也不是刚才那副嘴脸，鸭子嘴往上一嘟，两条腿一条骑在另一条上，摆出一个牛×的造型，眼睛瞪着黄蒲公。黄蒲公一定是有事求着姓梁的，废话，没事他凭什么请姓梁的？更多的时候，像姓梁的这种官员，就是暴发户黄蒲公他们供养起来的亲爹，不，比亲爹还要亲。滢秋在这种场合混久了，对这种场合来的人，以及他们请的客，知道一些曲曲弯弯。

滢秋让黄蒲公狠狠扇了一耳光，主动扒了自己的上衣，算是此事就了

了。姓梁的脸上有了坏笑，又恢复到刚才那恶相。因为这个小插曲，接下来姓梁的更是有恃无恐，他掏出一沓票子，约莫五千块，冲滢秋说：“我也不碰你们，免得你们骂我流氓，你们自己表演，表演得好，这钱就是你们的了。”

“表演什么？”丽丽其实知道，但她还是问，丽丽是在缓和包房的气氛，怕滢秋再吃亏。

“表演什么还用我教？”姓梁的三角眼一瞪，脸上露出一丝狞笑。

滢秋知道，姓梁的是想看艳舞，现场表演，但没想到，他让丽丽跟小不点两人一同表演，就是现场示范给他看，说着，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家伙，那家伙又大又丑，滢秋一阵恶心。

滢秋逃出包房，她是在逃自己，看着丽丽和小不点为她受罪，她良心受不了，受不了却又没办法，只能逃出来。滢秋跑进洗手间，一阵狂吐，吐得肝脏都要出来了，眼珠子使劲往外憋。我不能再待下去，我必须逃走。滢秋想着，就朝厅子里望一眼。这家叫明皇的夜总会，是皮哥开的，在宣中区，它算是老大，因为皮哥就是老大。皮哥是不容许小姐半路上逃走的，那样客人撒起野来，皮哥就没法跟客人解释。到皮哥这里消费的客人，一半是道上的，另一半，虽说听起来比道上文明一点，但其实还是跟道上有关联。比如黄蒲公，比如姓梁的，他们平日跟皮哥，就跟自家兄弟，那种亲亲热热的样子，就像他们上辈子就在一个被窝。开罪了这些人，后果不用别人告诉你，饱受一顿毒打不说，一个月的台费也泡了汤。而滢秋指望着台费给顺三还债哩。当初为了华哥，滢秋从顺三那里借了十万块钱，高利贷，再不还，怕是这辈子也还不清了。

滢秋必须得逃，如果姓梁的不放过她，让她也做那个，那她就跟死没什么两样了。她再次瞅了一眼厅子，偌大的厅子里，灯火像是地狱里射出的光芒，粉红色的灯光照得明皇像一张巨大的粉床。粉床上活动的，是他们这些狗男狗女。是的，自打进入明皇那天起，滢秋就把自己也打入了狗男狗的行列。但她不想狗得太厉害，起码得留点人味，那种两个女人抱一起表演给男人看的恶心游戏，她就是打死也做不出来。滢秋看见了小马褂，服务生的头，一个个子高高大大的男孩，长得很帅。他真名叫什么，没有

人知道，小马褂是皮哥给他起的外号。以前是武警，军区门前站过岗的。后来退伍了，被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看中，包养了几年。可惜小马褂不学好，抽上了白粉，抽得那女人差点破了产，最后被女人赶了出来。

滢秋见今天当班的只有小马褂一个人，心放了下来，她从长筒袜里掏出一小包粉，摇摇晃晃走过去。小马褂问她怎么了，滢秋没说话，只是拿一双色迷迷的眼看着小马褂。小马褂被她望得不自在，走过来，滢秋打了摆子，装醉。小马褂及时扶住了她，滢秋感觉到他那双小男人的手在自己身体上的不安分，她笑笑，笑得很恐怖，鬼一样。“小马褂，姐姐不行了，再坚持，你就见不到活的姐姐了。”

“不行！”小马褂警惕地往后缩了缩，脸上闪出一丝凶相。

滢秋一个趔趄，扑倒在小马褂怀里，将一嘴的涎水吐在小马褂黑青的脸上，发出一声蚀骨的呻吟。手顺势抓住了小马褂的手，那包白粉塞进了小马褂手心。

“小马褂，你就心疼一下姐姐，姐姐大姨妈来了，再陪下去，恶心了客人，皮哥要抽了我的筋。”说完，也不等小马褂反应过来，人已噤噤噤下了楼梯。

滢秋几乎是跑出明皇的。一手拎着包，一手捂着前胸，大街上晃两个奶子实在不雅观。夜晚的东州市灯火绚烂，照得哪儿都跟过节似的。夜总会前面的停车场堆满了车，滢秋几乎是从车缝里钻过去的。一个出租车司机看见了她，很快打开车门。滢秋钻进去，上气不接下气说：“丽都花园，快！”

司机一踩油门，车子嗖地离开，透过车窗，滢秋看见小马褂带着人追出来。狗日的小马褂，一包白粉还收买不了他。滢秋凄凉地笑笑，不知是笑小马褂还是笑自己。

出租车快到丽都花园的时候，滢秋忽然又说：“师傅，麻烦你往东城西路那边开。”

司机犹豫了一下，他闻到了滢秋身上的酒味，也看到了滢秋的慌张神色。

“妹子，你到底去哪么？”

“去东城西路。”滢秋说完，掏出电话打给朵朵。朵朵是她刚到东州时

认识的朋友，两人关系密得很。滢秋担心小马褂他们会追到丽都花园，所以不敢回家。她问朵朵在什么地方，朵朵说还在上班。朵朵跟滢秋不一样，滢秋是坐台小姐，朵朵是暗娼，朵朵干这行从来是单打独拼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拉生意，从不拜谁的码头，也不进夜总会那种地方。让人盘剥的事，朵朵从来不干。

“朵朵，我没地方去了，快回家，我在你那里凑合一宿。”

朵朵骂了句亲昵的脏话，说她现在走不开，还陪客人吃宵夜呢。

“朵朵……”滢秋的声音已经像哭了。

朵朵听出了滢秋话里的急，她说了一个宾馆，就在东城西路东侧，她让滢秋去宾馆找牛子。“让他给你开间房，我下班就赶过来。”

滢秋的心这才踏实。出租车司机算是听出个大概，多嘴道：“开罪客人了吧，这么靓的妹子，干嘛非干那，看把自己亏的。”

要是换上平常，滢秋免不了要呛司机一句，可这晚，滢秋却被感动。看来，人被感动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。滢秋真想说句什么，她心里暖呼呼的，多望了司机一眼。司机是个中年人，人很憨厚。说的也是，不憨厚能做这个，都像皮哥他们一样黑社会去了。

车子很快到了海天宾馆门前，滢秋下车，进去一问，牛子果然在值班。牛子是朵朵的表哥，两人一同出来闯社会的，没想到社会不是那么容易闯的。朵朵沦落到做鸡，牛子还行，在宾馆当保安，挣钱虽说少点，倒也踏实。

牛子见她这样，吓了一跳，忙问怎么回事？滢秋笑笑：“我喝醉了，快帮我开房。”

海天宾馆的房价不是太高，滢秋刚来东州的时候，曾在这里租过一个月房，她跟朵朵就是在这里认识的。只是宾馆现在装修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有了豪华味，就跟乡下妹子变成城里小姐一样，外表是阔气了，里面却污垢得厉害。等到了房间，滢秋忽然就瘫了。这一连串的折腾，弄得滢秋快要散了架子。手机死命地响，一看是小马褂打来的，滢秋吓得不敢接。中途溜号在明皇是大忌，在哪家夜总会也是大忌。去年有个小妹，因为不堪客人折磨，中途溜了号，放了客人鸽子，差点让皮哥手下打掉一只眼睛。

牛子送滢秋进了房就匆匆走了，多一句话也没说。保安是不容许进客人房间的，各行有各行的规矩，这些规矩又专门是为滢秋她们这种没有地位的人定的。一想到“地位”两个字，滢秋的眼泪扑簌簌就下来了，怎么也控制不住。她想起自己的好姐妹、同班同学谭敏敏，歌唱得没她好，人也没她漂亮，但人家傍了款，听说现在在北京发达了，被一家公司签到了旗下。前些日子谭敏敏忽然打来电话，问滢秋发展得怎么样，什么时候开演唱会。这话没把滢秋吓死。演唱会，那是多么遥远的一个梦啊。

滢秋伏在床上，索性就痛哭起来。后来朵朵来了，问她红着眼睛做啥？滢秋把泪擦掉，忽然就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地说：“没啥，想俺娘了。”

滢秋不是东州人，她来东州，完全是华哥设的骗局。

2

东州是海东的省会城市，这个城市以前并不怎么发达，发达是近十年的事。其实发达不发达跟滢秋没有一点关系。滢秋最初看重的是这里的人厚道，不比她们老家河南。再者，华哥是东州人，她当然得跟着华哥到东州来。华哥当时说，到了东州，用不了一年，就把她包装出来。华哥当时开一家模特公司，顺带帮一些想成名的男男女女当经纪人。滢秋跟着华哥，最初确实也风光了一把，华哥的公司搞过一届模特大赛，是跟东州电视台合办的。滢秋不但自己上台走秀，还给那些刚刚出道的女孩们当舞台指导。那是滢秋最风光的日子了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华哥的公司就垮了。再后来，华哥跟一个叫天宝的男人为争一场时装秀的举办权，打了起来。华哥也是被同行逼急了，再逼他就得卷起铺盖回老家。华哥一怒之下，拿刀捅了天宝，这下祸闯大了。天宝的后台听说是张朋，这是个跺一下脚东州都要发颤的人物。华哥捅了天宝，自然没好果子吃，不出一月就进去了，他的公司被人一把大火烧了。华哥在狱中求滢秋，说现在我只你一个亲人了。他娘的，华哥居然拿她当亲人，真是人落难了什么都叫得出。华哥没了以前的威风，可怜巴巴说，你去找顺三，一定要救我出去。

东州不是滢秋想的那样，华哥也不是滢秋想的那样，包括顺三，包括

皮哥，都不是滢秋想的那样。他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，狠着呐。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，怪不得谁，只能怪自己生在没钱没势的家里，只能怪自己是弱女子，救不了自己。

滢秋在等消息。她躲在宾馆已有五天了，原以为新安街要乱，皮哥挖地三尺，也要把她找到。没想，五天过去了，屁事也没，新安街平静得很，东州市也平静得很。手机倒是偶尔响几声，但都是跟滢秋一起的姐妹。为了安全，滢秋谁的电话也不接，包括朵朵的。

滢秋住进宾馆才明白，朵朵把她支到宾馆，不让她去她临时的家，不是因为她是朵朵不方便，那有啥不方便的，一道门一关，另间屋子里做啥，她都能充耳不闻。干这行的姐妹们都有这本事，要不，你怎么混？朵朵是怕皮哥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滢秋跟朵朵的关系，皮哥一定打听得到，如果把她逮到朵朵家里，朵朵在东州就混不下去了，缺条胳膊少只眼的可能也有。朵朵让她住宾馆，是为安全着想。滢秋现在才知道，解放西街是张朋的地盘，海天宾馆也是张朋的地盘，皮哥再是混世魔王，也还没修炼到敢跟张朋作对的境界。

又是一周后，滢秋在宾馆躲不下去了，人不是躲在某个地方生活的，再说，滢秋的钱袋子也告急。她不能跟朵朵提钱，大家挣钱都不容易，姐妹们挣的都是血泪钱，偶尔救一下急可以，长期地靠着一个姐妹，不是滢秋的做法。这一天，朵朵刚走，她是被一个男人叫去的，听说那男人才到东州，对东州还很陌生，遇见了朵朵，就像遇见了知音，朵朵打算在这男人身上狠捞一把。滢秋不好表态，各有各的挣钱方式，这点上姐妹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既看得开又想得明白。能捞则捞，能宰则宰，只要不让人家剔头就行。剔头是姐妹们的行话，意思就是不要让人家倒宰一刀，宰得身上一点儿肉都不剩。

朵朵走了有十分钟，滢秋出了门，她换了一身职业装，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写字楼里干体面活的白领。你还甭说，滢秋真这么打扮出来，还真有点白领的味道，这都得益于她在北京的那段日子，那段日子虽苦，滢秋却也学到不少东西。要是那时候能跟一个好一点的男人，滢秋的生活可能就成了另一种样子。但这能怪谁呢，滢秋遇到了华哥，她被华哥迷住了，长

得体面的男人往往能迷住女人，这是女人的软肋。

滢秋打算去新安街，看看明皇。她在离宾馆不远的一家超市里挑选了一副太阳镜，价钱不是太贵，但样式很酷，这样一来，滢秋就不是那个穿着性感暴露的衣服在明皇夜总会坐台的滢秋了，倒像是天晟大厦里走出来的商界精英。她走在街上，很快吸引过来一大片目光。滢秋自豪了一阵，心情很快就又回到落难者那个状态。她在马路牙子上晃了晃，希望能看到那晚载她的司机，后来她笑笑，东州这么大，哪能就那么容易碰到他呢。她招招手，一辆出租车停下，滢秋说：“去时代超市新安店。”

时代超市是东州最大的超市连锁店，据说分店已开到第二十六家，这个数字正好是滢秋的年龄。滢秋她们在明皇里的一应用品，纸巾啊口香糖啊卫生巾啊速食面啊什么的，都是时代超市买的，就连上班必不可少的男人用的那玩意儿，时代超市也有卖。司机是个年轻人，在她脸上怪怪盯了半天，冷不丁问：“小姐是明皇的？”

“你妈才是明皇的！”一摘掉墨镜，滢秋脸上的憔悴还有疲惫就显了出来，特别是眼睛四周的黑影，这是最容易暴露她们身份的，有经验的司机只要一看见那黑青眼圈，再闻闻她们身上烟酒和劣质香水混合的味道，就知道她们是做哪行的。但这个司机显然多嘴，有几个小姐愿意被人那么赤裸裸说出来，还一眼就认出是明皇的。

司机挨了骂，却不气恼，都说东州人脾气好，东州的妹子脾气好，东州的哥脾气更好。能滋养出如此好脾气的地方，却尽出些砍啊杀的事，滢秋实在搞不懂这个东州。

“我说妹子，火气不要那么大嘛。”的哥陪着笑说。

“开好你的车，少揩油，本小姐没那个兴趣。”滢秋一半是撒气，一半也是给自己壮胆。她想去新安街，又怕去新安街，车子离新安街还远，她的心已怦怦跳个不停。司机挨了训，不敢多嘴了，专心致志驾起了车。滢秋又觉得对不住人家，人家也是出于好意，并没伤害她，怎么就能那么刻薄呢。这么想着，她冲的哥笑笑。的哥显然是个老油子，这个年龄的的哥都是老油子，就喜欢跟小姐们搭讪，虽搭讪不到什么，但也能消寂寞。这个世界上，有谁不寂寞呢，天天抱个方向盘，绝对没有天天搂个小妹带劲。

“听说了吗，明皇出事了。”的哥说。

“出事？”滢秋一惊。

“一周前的事，吵得全东州都知道了。”的哥眉飞色舞。

“什么事？”滢秋本能地紧张，身子往前倾了倾。

“有人去耍，结果耍出了命案，好几条人命没了，公安封了厅子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滢秋脸色惨白，怪不得这两天这么平静呢。

的哥见她真的不知道，滔滔不绝讲起来。任何一个城市，消息最灵通的永远是哥的。大到国家大事，政府官员、城市首脑的生活起居，腐败了多少钱，包养几个情妇，小到哪条巷子抓住了卖白粉的，哪条街的洗头女便宜，他们无所不晓，而且善于讲给乘客听。的哥一通乱讲中，滢秋的脸白了几次，到最后，一点儿血色也没了。的哥说，有个房产商带着合作伙伴去明皇消费，伙伴对小姐不满意，要求换台，服务生愣是不换，还说明皇的小姐个个顶呱呱，比北京的天上人间也不差哪。那老板大约觉得丢了面子，居然掏出了枪，恐吓服务生。谁知让服务生一酒瓶捅过去，老板的一个眼珠就掉了下来。老板最后还是开了枪，领班的服务生当场就咽了气，子弹打穿了脑袋。

“这年头，有钱的都爱耍命，耍得好。”的哥带着轻松的语气说。

滢秋的心，却已跳到嗓子眼上。

滢秋在时代超市门前下了车，装模作样往超市去，等的哥载了客离开新安街，她才掉头往明皇那边看。想想也是可笑，做鸡都不怕，反倒怕被一个陌生的哥识破。

明皇那边的确静静的，静得有点怕人，两扇供人出入的富丽堂皇的紫红门紧紧闭着，摆放在前面的花篮也不见，更看不到门童。莫非，的哥说的是真？滢秋正伸直了脖子巴望，身体忽然被人重重撞了一下。扭头望时，一男人从她身边疾疾走过，滢秋正要训斥，忽听男人说：“赶快离开！”

男人的声音很磁，底音浑厚，质感很强。滢秋对声音有一种天然的敏感，尤其对有磁性的声音，男人虽然压得低，但那声音却对她有一股洞穿力。滢秋一直恨自己底音不足，发出的声音不够饱满、圆润，如果有男人这样好的音质，她怕是早就出名了。男人身材高大，绝不低于一米八，块